

已经写了六十五年

■王蒙

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时算起，我文学写作已经65年，2019年1月，我的中篇小说《生死恋》与小小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两则）》都将发表。那就进入第66个写龄了。

不知道是什么命运，《青春万岁》是写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全文出版的。而《这边风景》，是1973年开始写作，过了40年2013年才全文出版的。能耐受数十年的销磨，然后至今仍然出现在书店里、出现在青年的阅读中，这倒是少见的安慰。

回想我出生三年后，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我的整个小学阶段是在占领军的刺刀阴影下度

过的。1945年二战结束，我的爱国主义激情燃烧。从1946年我十一岁多就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1948年，我破例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我是一个人世很深的人，担任过高高低低的各种领导职务，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挫折，但我坚信自己是彻骨的与坚持一贯的文学写作者，甚至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也没有停过笔。

与一些从事写作的朋友不同，我学生阶段同时极度喜爱数学和文学，喜欢逻辑推理论辩，喜欢语言文字抒情。而少年时代我立志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到了1952年，我被“五年计划”所吸引，甚至想去报考土木建筑专业，这些都没有实现。革命的凯歌行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废俱

兴，在一代青少年中心灵中激起的波澜，我久久不能忘怀。我还感觉到，这样的青春激情、革命激情、历史激情，未必能长久保持下去，只有文学能延伸我们的体验，能记下生活、记下心绪，能对抗衰老与遗忘，能焕发诗意与美感，能留下痕迹与笑容，能实现幻想与期待，能见证生命与沧桑。能提升与扩容本来是极其渺小的自我。

“所有的故事都是好故事”，很奇怪，这句话不是小说家而是前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讲出来的。文学使一切都不会糟糕：爱情是美丽的，失恋也可能更动人；一帆风顺是令人羡慕的好运，饱经坎坷的话，则意味着更多更深的内心悸动。获得是舒

适的，而失落的话是更好的故事的胚芽。甚至穷极无聊的最最乏味的煎熬经验也能成为非同寻常的题材，如果你是真的文学家。

开始，写作如同编织。如我的诗：“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后来，生活遭遇如同传奇故事，荒唐的经历，其喜剧性超过了悲剧性。我始终鼓励着自己，如我的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还有我在新疆的十六年经验，我手抄的波斯诗人栽默·伽亚漠的乌兹别克语译文：“我们是世界的希望与果实，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眸子，若是将宇宙看作一枚指环，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我已经满八十四岁了，中国的说法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我近年也写过不少谈“孔孟老庄”的经典的书，同时我一直高采烈地写着新的小说。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

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文学是我给朋友留下的遗言。文学是人生的趣味和作料，辣与咸，酸与甜，稀与稠，鲜活与陈酿。文学，是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我也喜欢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对“你为什么写作”的回答：“因为别的事没有做成。”虽然有些小朋友对我的引用表达了遗憾。他们终究会明白，毕竟我丝毫无意贬低文学。

岁暮怀旧悼宗文

■莫砺锋

腊月初一，猛然想起大门上的春联应该以新换旧了，于是晨起就动笔拟联。按照惯例，贴在前门上的一副应由我书写：“负郭以居数重峰影晨昏见，隐几而坐几缕梅香远近闻。”贴在后门的则由老伴书写：“从心所欲翁岂敢，惟适之安福自知。”把字数较少的一联让老伴来写，是因为她大病初愈，没有力气写太多字。春联拟成，便想投寄给《江海诗词》。该刊主编是老友徐宗文先生，几年前他上任伊始便委派我当“顾问”，并不断索稿。我平生以读诗为业，却很少写诗。迫于“诗债”，有时便寄几副联语去交差，反正该刊辟有“楹联天地”专栏，以联代诗也不算越界。于是我家历年的春联像“布衣暖菜根香白发谁家翁媪，树荫浓山色淡红尘此处蓬瀛。”“门外皆引车卖浆者，斋中是伏案读书人。”“书香凤喜浓如酒，世味何忧薄似纱”等，都曾被宗文兄索去刊于《江海诗词》。正要打开电子信箱，忽然想到宗文最近动了一个手术，正在养病，我理应前往探望，但不知他是住院还是居家。南大的同仁中许结教授与宗文交情最深，我便打电话向许结打听宗文的近况。没想到从电话里传来的第一句话竟是：“他走掉了。”我大吃一惊，赶忙探问详情，这才知道宗文患的是血管癌，动刀切除后又做了化疗，病情很快恶化，终于不治，已于两周前离世，遗体告别仪式也已举行了！还记得2017年我的姨父王益云先生突然病逝，因他也是经常向《江海诗词》投稿的诗友，我便将此事告知宗文。宗文听了大呼“惊悚”，说一个月前才与他在饭局上见过。没想到宗文自己竟也突然离世，这真令人大感“惊悚”！

十年前我曾为宗文的新著《曲士语道》写过书评，其中说到：“老友徐宗文是江苏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一位木业有专攻的学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生活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编书，就是著书，正如苏东坡所云：‘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蠹虫。’不久前收到他的新著《曲士语道》，翻阅一过，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原来宗文除了编书、著书外还擅长评书，他的人生真是浸透着书香！”（《书香人生》，《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5日）的确，宗文虽长期担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但他最关心的是书籍的学术水准而不是市场效益，从他嘴里很少听到“销量”、“码洋”之类的出版界行话，他身上散发着浓郁的书香而不像有些出版人那样沾染铜臭。宗文从出版社“老总”位置退下来以后，不久便有了两个新的身份：一是南大文学院的兼职教授，二是《江海诗词》的主编。宗文身体强健，精力充沛，他在两份新的工作上都显得游刃有余。前者的突出表现是每次参加南大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他都仔细阅读论文，认真撰写评语，不但纠正谬误，而且指明修改的方向。后来的突出表现是他接任主编以来，《江海诗词》这本老刊物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但新增栏目，兼容创作与评论，研究；而且扩大队伍，约稿范围从江苏一省扩为全国，新老作者济济一堂。我每次与宗文晤谈，看到他壮硕的身躯，听到他洪亮的嗓音，总觉得他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健者，谁能料到他会竟会先我而去。放翁诗云：“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痛哉斯言！

我虽然很欣赏苏东坡“存亡惯见浑无泪”的诗句，但每逢亲戚、师友突然去世，仍然难免潸然泪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近年来所拟的挽联越来越多，比如挽姚母的“恩泽慈心，徽音在耳，来对悲风啸淮北；慈颜遽查，孺慕长存，归将泪雨洒江南”，挽傅璇琮先生的“聚天下英才，及引提携，先生卓识空冀北；导儒林正脉，笔削编纂，后学楷模瞻浙东”，挽王步高教授的“树蕙江南，滋兰冀北，教席设双城，学子泪飞千里雨；唐音豪壮，宋韵清和，校歌谱一曲，箫韶声振六朝松”，挽聂石樵先生的“燕京传讣，惊瞻遗像清容瘦；汎县识荆，永忆春风笑语温”，其中有一部分曾刊登于《江海诗词》，且深得宗文的赞赏。如今宗文突然离世，我当然应该为他拟一副挽联。可是不知何故，宗文生前所在单位虽然与我同在南京城中，却没有给我发来讣告，使我失去了前往殡仪馆送别宗文的机会，再拟挽联也就毫无意义。无奈之下，谨赋诗一首以追悼宗文：“石城岁暮日连阴，噩耗初闻涕作霖。黄菊红梅未及荐，素车白马已难临。开怀把酒杯嫌浅，抵掌谈诗意觉深。从此知音何处觅，伤心千古伯牙琴。”宗文兄！以前你总是允许我以“联代诗”，今天我却要“以诗代联”，不知可否？

一书犹望及生前——重读奥兹

■肖复兴

听到奥兹病逝的消息，我正在读译林出版社朋友新寄来他的短篇小说集《朋友之间》。一个人，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作家的缘分，往往这样的奇怪。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里，读一位心仪作家的书，这位作家正在另一个陌生的角落里，根本不知道你在读他的书，但是，你们已经在书中相会并熟知。这便是文字独有的神奇，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奥兹的短篇小说。对比他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他的短篇小说写得更有节制而精悍。因为刚刚听到奥兹逝世的消息，放下这本《朋友之间》，去找他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如今图书出版儿近泛滥，我没有保留旧书的习惯，属于狗熊掰棒子，读一本，扔一本，为了让家里拥挤不堪的书房清爽一些。但是，奥兹的这本《乡村生活图景》，我保留了下来。

那是我一年多前读过的书，书页间，有我随手涂抹的读书笔记。

重新翻看这本旧书，为的是找到和奥兹相遇的经历，仿佛在回忆和一位逝世的旧友过去的交往一样，雪泥鸿爪，便也尽含情意。尽管我根本不认识奥兹。

这是我读的奥兹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他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但是，说实话，我没有读完，也不因为他过于琐碎，写得太长了，而是我已经没有了耐心。读《乡村生活图景》不一样，以色列特里宜兰那么一个小的乡村，那么一个个的小人物，被他写得那么的耐人寻味。波澜不惊的生活图景背后，被他揭示出那么多荡人心弦的曲衷和秘密。好的文学作品，总应该是这样从心灵到心灵，让陌生人之间产生共鸣，从而感到彼此并不陌生，感觉这个世界并不大，处处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作为短篇小说，和奥兹的前辈俄罗斯人的契诃夫相比，奥兹更具有现代性；和奥兹的同辈加拿大的门罗相比，奥兹写得更为干

净，没有那么多的旁枝横逸和复杂交织，也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契诃夫的有些短篇小说，更像是小品。门罗的很多短篇小说，更像中篇。每个人的审美取向和爱好不尽相同，奥兹的短篇小说，更符合我理想中的短篇小说。

找到《乡村生活图景》，重新翻看《亲属》。因为，一年多前，第一次看这本书，先看的就是这篇小说，算是第一次和奥兹有了真正的握手交谈，看清了一些他的眉眼，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和呼吸的节奏。这便是我为什么重读这一篇小说的心理原因。仿佛找到一个旧相识的老照片，那上面，不仅有你，还有我自己的身影，而且，是我们的第一次合影。逝去的日子，逝去的人，便一起复活。

这是一篇书写亲情的小说。如果仅仅是亲情，也没有多大意思，写的人多了。奥兹的与众不同，写的是维系并渴求一个孩子亲情的姐妹两人之间，却恰恰失去了亲情而变得无比的隔膜，两人都是极其孤独，而且是无法排

遣的孤独。亲情，便不再只是我们惯常见到的那种煽情的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琐碎腻人，而有了更多的人生况味和内心无可言说的苦楚。

姐妹之间的隔膜，妹妹对于姐姐这个孩子割舍不掉的亲情，这些属于叙事的内容，融入了早春二月那个夜晚妹妹接这个外甥时候的回忆中表达。这种以一个接人的外壳包裹回忆的写法，并不新鲜。但是，奥兹却将现在进行时态的接人，和过去时态的回忆，穿插交织得那样干净而熨帖，豪不繁琐啰嗦。奥兹没有将回忆完全作为往事单摆浮游流水账式的叙述，也没有将接人写得只是接人那样的单线条的单调干枯。回忆中的玩具熊、跳棋、诗集和明信片的细节，帮助他他将回忆删繁就简而呈现出富有棱角的画面，将单纯的叙述变成了文学化的描写。接人中的大衣和树枝的横空出现，则帮助她完成了本来平淡无奇情节的自然起伏跌宕，让只是一场接人的寻常生活场景和人

替身“退休”杂感

■任美康

趁这做“义工”的机会，插几句嘴。先就猜测，这回颁奖，跟往届一样，仍会有获奖者，应对出种种理由，与这个现场脱离。果不其然啊。显然我具有预知未来的天分。承蒙偏爱，本人连续多届，冒名登台，替人领奖，竟连自个儿都产生了错觉，似乎已成长为一优秀替身。

此刻说点什么，我事先有过考虑。这表明，我是一个做事有准备的人。一位剃头师傅对我说，这世上十件成功，七件属于有准备的人，两件属于有背景的人，剩下一件，属于有运气的人。熬制出这类人生鸡汤的，通常都是无头发的和尚，或者是无头发的道士。但我遇到的，却是一位对付头发的匠人。他当时边说边数指头，一把剃刀寒光闪

闪，在眼前晃悠。我只好诺诺称是，其实内心并不认可。想想几十年的自己，办事总有准备，可成功与我，却从来互不相识。但被剃头师傅量化出的这一成功比例，是否也吻合郁达夫小说奖的得奖概率呢？

郁奖两年一届，五届下来，我与富阳，与《江南》，有了整整一句的交往。耳闻目睹，体会到前任主编，创办郁奖，等同于打江山；继任主编，坚守郁奖，无异于保江山。俗语云，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有首令人讨厌的歌，说岁月是一把杀什么的刀。但三千六百多天的凌迟，对《江南》的小弟小妹，毫无摧残迹象。仰仗富春江的滋润，各位的容颜，仍如从前般光鲜。而十年间的富阳，则成为输送时代栋梁的基地。几乎每次来，接见我们的首长，大都是英姿勃发的新面孔。老领导的决策，离职后照样算数，这在许多地

方，只会是一种奢侈的想象。作为文坛巨子，郁达夫的名字，已深深刻进中国现代文学史。又似乎可以说，恰恰正是郁奖，使郁达夫的天才与气质回归故里，成为富阳独特的文化素养。

喜庆时刻，相互奉送的，通常都是拜年话。但上述歌颂，绝非是心非。犯不上构思一副肉麻的腔调，因依照犯罪心理学分析，我丝毫不具有谄媚的主观故意。顺便禀报各位，老任对郁达夫小说奖的陪伴，就“退休”在今天晚上。无任何旁敲侧击，纯因新人辈出，给了自己明确暗示。年近古稀，人生随时面临到站。对我来说，即或还有人间七十年的逗留，换句话说，纵然熬到一百四十岁高寿（此语本身即属于典型的老年妄想症），在时光穿梭的夜空中，依旧不过是流星划过的瞬间。尽管人有贵贱之分，命有长短之别，但公平透顶的是，

谁也挣不来一个“不走”的名额，又谁都能最终享受“两脚一伸”的舒坦。人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就思维正常的最低标准而言，高龄者的适可而止，已算不上什么人生智慧，仅仅证明，尚未完全痴呆而已。

多届替身服务，我亦步亦趋，无条件信奉导演至上，为配合摄影、摄像，手捧与自己无关的奖杯，并替代奖杯主人，露出感恩的微笑。长达数年，服从招呼，心甘情愿，但从未想过与获奖者分成，从未想过沾边儿就算计，从未想过互利双赢，从未想过亲兄弟明算账，以至于，自己被自己感动得难以自拔。上届颁奖会上，回答主持人询问时，就忍不住自我表彰，坦承自己，虽说是一个平庸的人，但也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那些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精英人士，有谁肯站出来充当替身？

就在此刻的颁奖现场，头排坐着温文尔雅的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永远的《牡丹亭》，永远的白先勇。年逾八旬的他，在寒风冷雨中赶来，给我们在场的每个人，带来名士风流的温暖。白先生是所有获奖者的楷模。

曾经在绍兴、乌镇、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几处鲁奖或茅奖颁奖现场，我眼见获奖者们，表情谦恭，悉数到场。故而，郁达夫小说奖的颁奖规矩，或可做相应补充，即明文限制“代领”。除开难以抗衡的原因，对不肯屈驾富阳的获奖者，换言之，对人不露面，只到心银行卡黄金是否到账的获奖者，不妨直截了当，吊销其获奖资格。我知道，你们很难接纳这一愚蠢的建议，但请懂我，这是为了富阳和《江南》的尊严，也是为了读者对郁奖的信任。

《岭南学报》复刊第九辑

主编 蔡宗齐 本辑主编 汪春泓 蔡宗齐

经典新义

从《论语》看孔子与《易传》之关系/陈雄根(3)
《史记·淮阴侯列传》与《春秋》书法——以比事见义为例/张高评(15)
中古时代的《汉书》注释传统/陈君(39)
日本僧人《世说新语》注考论——江户学问僧之一侧面/张伯伟(61)

文史考索

“三七之厄”与两汉之际经学思想之关系——以路温舒、谷永、王莽为中心/孙少华(85)
陶渊明的文体选择及其文学史“位置”/陈特(107)
苏轼前身故事的真相与改写/朱刚 赵惠俊(123)
递藏、题跋、复制：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书迹/衣若芬(143)
落叶哀蝉曲：珍妃之死·香草美人·家国之喻/吴盛青(163)
国图藏清陈澧《学思录》稿本初探/郭超颖 王域斌(195)

《岭南学报》是人文社科综合类学术刊物，由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每年两期，已收录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本刊严格遵循双向匿名审稿的制度。

投稿邮箱：ljcs@ln.edu.hk；地址：香港新界屯门岭南大学中文系；电话：(852) 26167881

《天涯》2019年第1期目录

作家立场	散文	刘汀
“诗与思”随笔小辑	东北偏北	在甬池，我第一次见到了黄河
诗道畴燕(2018)	臧棣	陈年喜
剩水图	杨炼	李西闽
诗学笔记(2017)	西渡	沈书枝
我们所错过的布莱希特	杀牛	王威廉
	野风吹过	杨斌平
	王家新	
日思录	清平	黎澍
挺身而出	于坚	王康
洞背笔记	孙文波	
方言	蒋浩	
小说	民间语文	
茶园	残雪	列车员日记(2010) 贾文清
愤怒	阿乙	名人故居保护提案一则
蝉不知在哪棵树上叫		王淑蓉
	艺术	
赶尸三人组	付秀莹	
不是，旧鞋	马笑泉	一片森林，通向一口深井
鲨鱼	陈鹏	李兆忠
	马拉	小红楼小画蔡 小容

《天涯》杂志官方微信(tyzz1996)，可一键下单，订阅杂志，亦可到邮局订阅或与本刊联系邮购。邮发代号：84-12，双月刊，20.00元/期，全年6期120元。

邮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层《天涯》杂志社。邮编：570203 电话：(0898)65360004 65332803